

段 祺 瑞 傳

(十)

章 君 毅

參議院首次博采聲

民國元年五月一日，臨時參議院改選正副議長



剪去髮辮，穿上大禮服的段祺瑞，攝於出任陸軍總長時。

長，新任正議長是吳景濂，副議長湯化龍。二號那天，輪到國務總理唐紹儀率領全體國務員，列席參議院，發表施政方針。其間便以陸軍總長段祺瑞，和財政總長熊希齡的報告，份外引人注意。因為軍事與財政，同為民國初立時期兩大棘手問題，熊希齡發言於先，他三言兩語便指出了當時財政的窘況，他說：

「清末財政已瀕破產，入民國後因為各省宣告獨立，財政更趨分裂。當前狀況是祇有支出全無收入，因此所有支出唯有依賴舉借外債。」

熊希齡再加以分析，他說在民國紀元以前，大清帝國的赤字，計有歲入不敷五千四百餘萬兩，追加籌備經費銀二千四百餘萬兩，新外債息款一千餘萬兩，合計為八千八百萬兩。

民國紀元以後呢，則在原有赤字八千八百萬兩以外，還得加上歲入減收五

千萬兩，軍費增加三千萬兩，內債息款二百五十萬兩。光是這一筆常年不敷的經費，已達一億七千零五十二萬兩之鉅。

何況還有臨時籌辦經費，如外債二千零八十八萬兩，南北補發軍餉一千九百二十萬兩，恩卹六千萬兩，建設一千萬兩，亦達一億二千餘萬兩之多。兩者相加，民國元年的赤字即已高達兩億九千零五十二萬兩，勢必要靠借外債來支付。

熊希齡為解決財政度支奇絀，按照情況緩急輕重，制定了如下的八策：①節減軍費。②成立國家銀行。③鑄銀元。④改良稅則。⑤鹽烟專賣。⑥劃分國稅與地方稅。⑦制定會計法規。⑧整理公債。

段祺瑞緊接着財政總長熊希齡、海軍總長劉冠雄之後報告施政方針，委實是極難措詞的。民國元年的赤字，要比遜清末年超出將近二億兩。而這二億兩之中，軍費一項就佔了一億零九百二十萬兩之多，超過總額一半以上。而海軍總長劉冠雄先已報出了他海軍部的賬，劉冠雄細打精算

的說，海軍部只有如下四件需款辦理的事項：

一、海軍常年經費，外加推廣學校，增派留學生，每年也只不過要三百二十萬餘元。

二、新舊各船的操演費，每年約需二百餘萬元。

三、已訂內外各廠巡船、炮艇、魚雷艇，尚需付款一千萬元。

四、養船費每年一百三十萬元。

為海軍經費算個總賬，全年約計一千六百六十萬大洋。以庫平銀七錢三分折合一元大洋計，

合銀一千二百一十一萬八千兩。換言之，陸軍經費是海軍經費的九倍。

段祺瑞繼劉冠雄之後起立致詞，他的第一句話就很可能抓住當時全體參議員，乃至全國同胞的心理，因為他說：

「政府統一，亟應安籌軍民分治之策。」

接下來，他便簡短有力，聲調鏗鏘的，提供了他對解決「當今之計」的七點主張：

一、消滅軍隊，恢復地方秩序。段祺瑞說：自武昌起義後，各省自行招募隊伍，遂致軍隊林立，較原有兵額增加幾達

一倍。他認為必須迅速予解散，節省軍費，減輕政府負擔。

二、制定法律，軍官應為終身職。

三、培植陸軍人才，調查軍官資格，分別遣往

東西洋留學。

四、制定徵兵制度。

五、設立兵工製造廠。

六、設立被服廠。

七、改良馬政。

趙段攜手

發動政潮

就外表上看，段祺瑞

袍服頂戴齊全，身為滿清頭品統兵大員，任第二軍統時的段祺瑞。



接任陸軍總長之初，他所發表的政見，是大舉裁軍，將各省自行招募的部隊解散，俾使軍隊歸於中央。削減軍費，並且厲行軍民分治，提高軍官和部隊的素質，建立一支由陸軍部統率的部隊。

這是任何人所無法提出異議的冠冕堂皇政治主張。然而，無可諱言，當時國內已陷於分崩離析的狀態之中，事實上全國的政治並未納於一統，各地秩序紊亂，起義各省，野心之士，莫不競相擁兵自重。全國各地軍政首長，唯一顧全大局，銳意裁軍的，就只有南京留守黃興，他費盡心力，多方奔走，倡辦國民捐充作裁軍經費，而於元年六月十四日將南洋各軍計七軍二十六師五十一旅，號稱三十萬人，編組一支第八師外，其餘各部，分別予以編遣，自動解除留守職務。往後裁軍之舉，就有如廣陵絕響，不復再聞了。所以，段祺瑞的政見一則行不通，二來也有無從着手之苦，祇不過博得一時的熱烈掌聲而已。

幾乎就在唐紹儀內閣正式成立以前，北政府的第一次政潮，即已開始醞釀。幕後主角，厥為掌握軍權，在袁世凱之下，儼然以實力派領袖自居的段祺瑞和特務首腦趙秉鈞。目標則在國務總理唐紹儀。起因早在南北和議，袁世凱派唐紹儀為大清國內閣總理大臣全權代表，當時，就有袁世凱的重要謀士，以袁世凱的張良自命的楊士琦（杏丞），「提醒」袁世凱說：

「唐少川（紹儀）是廣東人，廣東人最重鄉誼。中山、伍廷芳都是少川的同鄉，廣東人和廣東人辦交涉，幾句廣東話一說，很容易聯成一氣的，這一點倒是不可不防啊。」

「唐少川（紹儀）是廣東人，廣東人最重鄉誼。中山、伍廷芳都是少川的同鄉，廣東人和廣東人辦交涉，幾句廣東話一說，很容易聯成一氣的，這一點倒是不可不防啊。」

「唐少川（紹儀）是廣東人，廣東人最重鄉誼。中山、伍廷芳都是少川的同鄉，廣東人和廣東人辦交涉，幾句廣東話一說，很容易聯成一氣的，這一點倒是不可不防啊。」

「唐少川（紹儀）是廣東人，廣東人最重鄉誼。中山、伍廷芳都是少川的同鄉，廣東人和廣東人辦交涉，幾句廣東話一說，很容易聯成一氣的，這一點倒是不可不防啊。」

「唐少川（紹儀）是廣東人，廣東人最重鄉誼。中山、伍廷芳都是少川的同鄉，廣東人和廣東人辦交涉，幾句廣東話一說，很容易聯成一氣的，這一點倒是不可不防啊。」

「唐少川（紹儀）是廣東人，廣東人最重鄉誼。中山、伍廷芳都是少川的同鄉，廣東人和廣東人辦交涉，幾句廣東話一說，很容易聯成一氣的，這一點倒是不可不防啊。」

「唐少川（紹儀）是廣東人，廣東人最重鄉誼。中山、伍廷芳都是少川的同鄉，廣東人和廣東人辦交涉，幾句廣東話一說，很容易聯成一氣的，這一點倒是不可不防啊。」

「唐少川（紹儀）是廣東人，廣東人最重鄉誼。中山、伍廷芳都是少川的同鄉，廣東人和廣東人辦交涉，幾句廣東話一說，很容易聯成一氣的，這一點倒是不可不防啊。」

「唐少川（紹儀）是廣東人，廣東人最重鄉誼。中山、伍廷芳都是少川的同鄉，廣東人和廣東人辦交涉，幾句廣東話一說，很容易聯成一氣的，這一點倒是不可不防啊。」

「唐少川（紹儀）是廣東人，廣東人最重鄉誼。中山、伍廷芳都是少川的同鄉，廣東人和廣東人辦交涉，幾句廣東話一說，很容易聯成一氣的，這一點倒是不可不防啊。」

「唐少川（紹儀）是廣東人，廣東人最重鄉誼。中山、伍廷芳都是少川的同鄉，廣東人和廣東人辦交涉，幾句廣東話一說，很容易聯成一氣的，這一點倒是不可不防啊。」

「唐少川（紹儀）是廣東人，廣東人最重鄉誼。中山、伍廷芳都是少川的同鄉，廣東人和廣東人辦交涉，幾句廣東話一說，很容易聯成一氣的，這一點倒是不可不防啊。」

袁世凱和唐紹儀訂交幾達三十年，對他知之甚稔。因此，他呵呵笑着答道：

「杏丞，你放心。我請你和貴本家（按指楊度，號哲子）隨同少川南下好了。哲子是湖南人，革命軍方面湖南人也不少，讓湖南人辦個交涉，說幾句湖南話，調和一下。」

不知怎的，這幾句對話，竟會在北洋圈子裏傳了開來，從此，就漸漸形成不利於唐紹儀的空氣。當孫中山先生回國膺選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以為民軍悔約，把他給甩開了，頗有當頭一棒的感覺。他一面批准唐紹儀辭職，一面也埋怨了段祺瑞幾句，認為他主持廖宇春和民軍代表顧忠琛的和談，「上了人家的當」。這口悶氣段祺瑞一直憋在肚皮裏。然而孫大總統旋即表明決不負諸，事實上也在一步步的把袁世凱推向臨時總統的寶座。這一擋子事，也就不復被人提起。

不過，當袁世凱選他的首任國務總理，一下子選定了唐紹儀，段祺瑞以次的北洋武人，就在舊話重提，都說唐紹儀這回可要投向革命黨了。偏巧，袁世凱本人和南京方面先有協議，唐紹儀可以在加入同盟會後，再出任國務總理。果然唐紹儀到南京的第二天，便正式成為同盟會的一員，消息傳到北方，段祺瑞他們立刻便認定了楊士琦確有先見之明，廣東人果真聯成了一氣。唐紹儀南下之前，袁世凱曾經一再的叮嚀，盡量與同盟會建立友好關係，取得他們的信任，這是袁唐之間的祕密，段祺瑞等當然都不曉得。所以，當他們聽說唐紹儀加入同盟會後和南方要人接觸頻繁，相處甚歡。唐紹儀曾主張孫中山、袁世

凱、黃興、黎元洪衷誠合作，奠定民國基礎。又同意南方要人的意見，調兵北上，拱衛京師。段祺瑞等無不感到積忿難忍，怒不可遏，相率的向袁世凱提出詰問，從而掀起了倒唐的政潮。

本來，袁世凱當上了臨時大總統，最合適的閣揆人選，應該是北洋「相國」徐世昌。但是徐世昌唯恐這個位子坐不穩，幹不長，他寧可到青島去做厲公，等袁世凱把局勢澄清以後，再去當他的太平丞相。徐世昌不幹，以資望和關係而論，唐紹儀不失為理想的候補人。祇不過，經由辛亥革命，改朝換代，袁世凱的左右，至少又有段祺瑞和趙秉鈞，立下了很大的功勞，使他們覺得自己的地位，一日千里，扶搖直上，段祺瑞認為清帝退位，民國建立，全靠他那一支舉足輕重的北洋軍，左袒則左勝右袒則右勝。趙秉鈞更以為「逼宮」的大軸子戲原是他唱的。因此，在內心裏面，總感到國務總理一席，他們未始不能挨上一腳。

卅年交情毀之一旦

段趙二人具有這樣的心理，唐紹儀的麻煩可就多了。段趙一口咬定：唐紹儀已倒向南方，他主張四巨頭合作，無異是施北洋系以致命打擊。在四巨頭的顯赫聲勢之下，北洋系人將永無出頭之望。至於南軍北上問題，那就更嚴重了。當北京兵變，北方秩序大亂，南京臨時政府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黃興以職責攸關，曾經電請各省出兵靖難，袁世凱趕忙就以「各國聯軍在京，恐滋誤會」為詞擋駕。三月八日袁世凱在北京發表宣誓

就職電，盛傳袁世凱將召募新兵三十營，維持北方治安。當時黃興正為南京附近的七軍二十六師五十一旅軍餉精無着，資遣又乏巨額款項，正在焦頭爛額，大傷腦筋，他誠心誠意的發電北京袁世凱：

「聞北方將招三十營維持治安，鄙意新兵未經訓練，不如南兵北調，南可節餉，北可保安。」

這原是兩全其美的一項合理措施，却是袁世凱、段祺瑞「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因而由袁世凱覆電婉詞拒絕。到唐紹儀抵南京時擺出一險自己人好商量的姿態，黃興等人急於解決民軍編遣問題，順便又曾向唐紹儀提起南兵北上。唐紹儀深感理由光明正大，辦法切中時弊，他一時無從推托，只好表示他本人甚表同意。這句話一出他的口，立刻就在北方引起軒然大波。國務院內務總長趙秉鈞即日謁見袁世凱，雙方一致認為唐紹儀此舉荒謬，旋由趙秉鈞公開表示：

「調兵北來唐君主之，鄙人甚不為然。早間見總統之意見相同，必須竭力磋商，以不來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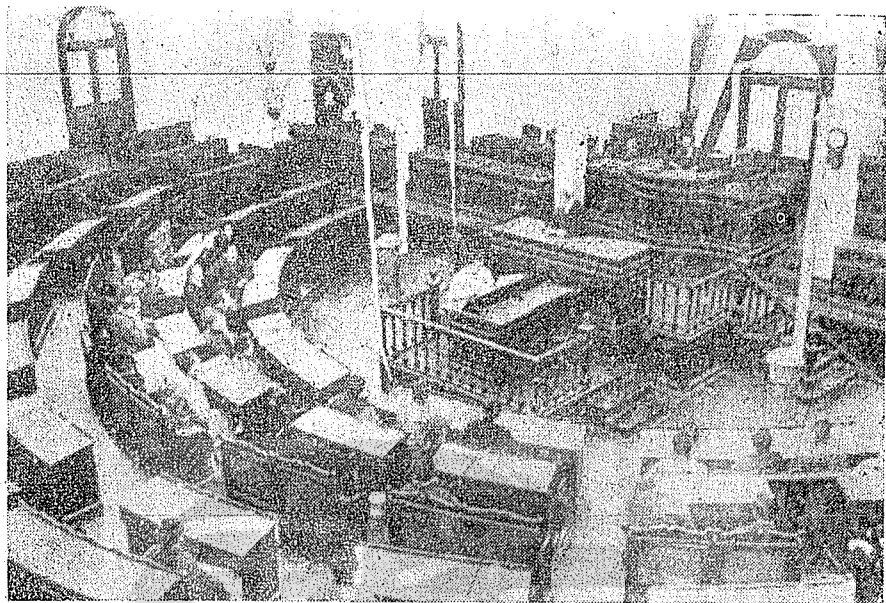
他把調兵北來指係出自唐紹儀的主張，並且以「唐君」稱呼他的頂頭上司國務總理唐紹儀，分明表示他不把唐紹儀放在眼裏。所以，當唐紹儀在北京正式設立國務院，開始辦公，規定每逢二五八日舉行國務會議。頭一個，就是趙秉鈞「不屑」出席。他對唐紹儀置之不理，彷彿他的內務部是直屬於袁世凱的。

北洋系排斥唐紹儀，越來越趨積極，袁世凱

當然不能不受他們的影響。益以唐紹儀一心一意想促進孫袁合作，使「責任內閣制」走上法治軌道，他不再唯袁世凱之命是從了。兩項因素一加之人的懷抱之中啦。」

起來，連袁世凱都在不時嘿嘿冷笑的說道：

「這個廣東人果然靠不住，他真的投向廣東人的懷抱之中啦。」



段祺瑞出席北京臨時參議院，報告施政方針。

袁世凱和唐紹儀二十八年的老交情，就此燬于一旦，唐紹儀的處境自此愈加艱難。

財政總長熊希齡處處跟他搗亂，唐紹儀答應了幫南京留守黃興的忙，向比利時借款一百萬英鎊，收束南方事務。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便以「借款優先權」提出抗議，錢借不成，還被北洋系人施以「用途不明」的譏評。元年六月，直隸省議會依法選舉王芝祥為直隸都督，唐紹儀曾經獲得袁世凱當面表示同意，可是北洋系的直隸五路軍官却揚言反對，袁世凱便以軍界反對為詞，改派王芝祥南下「宣慰軍隊」。唐紹儀拒絕在委任狀上副署，袁世凱悍然不顧約法規定，遽將未經內閣副署的人事命令發表。唐紹儀忍無可忍，六月十六日拂袖而去，二十七日，袁世凱批准了唐紹儀辭職。北政府的第一任內閣，實際上只辦了一個半月的公。

撵走了唐紹儀，六月二十九日，袁世凱發表以陸徵祥出組超然內閣，新閣只有四位總長連任，是為外交陸徵祥、內務趙秉鈞、陸軍段祺瑞、海軍劉冠雄。七月十九日陸徵祥出席參議院，宣佈施政方針，提出新閣員的名單，徵求同意。可是這位北政府首任外交總長的中國話不太靈光，比擬不倫不類，他說他延攬國務員

等於是在「開菜單」，說中國話却用英文文法，施政方針尤其毫無內容，引起參議院大譁，指責他言詞猥瑣，難當國務總理大任，把他所提出的六位國務員全部否決，並且還提案彈劾。陸徵祥撓出漏子之外又鬧了個大笑話，吓得他躲進了醫院，就此稱病不出。

扶搖直上代理閣揆

唐紹儀知難而退，陸徵祥狼狽而逃，這下就該輪到北洋系人抱笏登場了。趙秉鈞和段祺瑞之間，論資望趙比段略勝一籌。所以，元年八月二十日，袁世凱命趙秉鈞代理國務總理，但却為對段祺瑞有所補償，元年九月七日令授黎元洪、黃興、段祺瑞為陸軍上將。十一日，段祺瑞派徐樹錚署軍馬司司長，兼署總務廳事。十月十日中華民國首次雙十國慶，袁世凱又令授孫中山、黎元洪大勳位，唐紹儀、伍廷芳、黃興、程德全、段祺瑞、馮國璋勳一位。段祺瑞那年四十八歲，他渡過了驚濤駭浪，體面風光的民國元年，袁世凱的梟雄手段，巧妙戲法使他大開眼界，也激起了他的壯志雄心，他亦步亦趨，努力學習，而且進步得非常之快，從此展開了他多姿多采的政治生涯。在那一年上，段祺瑞的七小姐段宏言誕生，民國十六年她十七歲時夭折。

到了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由同盟會改組而成的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上海北站遇刺身亡，已經真除了的國務總理趙秉鈞涉嫌賄買凶手，教唆殺人。四月二十二日，趙秉鈞又奉袁世凱之命，未經參眾兩院同意，在二千五百萬鎊的大

借款合同上簽字，被參議院指為「違法簽字當然

無效」，

參議院則定五月五日開會向政府提出質詢。北洋系的趙大哥趙秉鈞一看兩案併發，風頭不妙，他趕忙在五月一日呈請辭職，一火車避到天津去了。

袁世凱明知趙秉鈞當時已成眾矢之的，這個國務總理他斷然幹不下去，但却爲了給他留點面子，准他假期，暫令陸軍總長段祺瑞代理。段祺瑞風雲際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果然如願以償的當到了一人之下，四萬萬人之上的國務總理了。

而且他這一任內閣總理，顯然的要比以前的唐紹儀、陸徵祥、趙秉鈞更有「威風」，因爲當時袁世凱已經跟國民黨鬧翻了臉，悍然決定對南用兵，以陸軍總長代理內閣總理，正是要擺出一副戰鬥內閣的威脅姿態。所以，五月五日參議院舉行會議，爲二千五百萬鎊大借款案向內閣總理提出質詢，段祺瑞乾脆就向手無寸鐵的國會議員施下馬威，開民主國家從所未有之惡例，率領大批武裝兵士，出席國會。

段祺瑞以武力爲後盾出席答詢，當武裝兵士在參議院內外站崗排隊，胆子小些的眾議員莫不吓得臉上變了顏色，姑不論段祺瑞出此下策用意何在？最低限度也得火燭小心，出言審慎，免得遭週不測。但是國民黨籍的眾議員却不信這個邪，他們反倒爲段祺瑞的武裝威脅所激怒，嚴詞質詢，集中砲火向段祺瑞猛轟。段祺瑞明知大借款係屬北政府的違法之舉，縱有千軍

萬馬也不能勝得過法理二字，因此他始終未曾疾顏厲色，惡言相向，他仍還是委婉的作答覆：

「大借款一案，實因政府財政支絀，無計可施，不得已而變通辦理，還請諸君原諒。」

衆院 挨轟怒氣沖沖

國民黨籍的眾議員，對於他的答覆一致表示不滿。當下就有好幾位義形於色，異口同聲的說：

「我們並非反對借款，我們所反對的是政府不該違法簽約，請段總理把這一層道理先弄清楚，如果政府可以遇事擅專。那麼，又何需乎議院，何需乎我們？」

段祺瑞自知理屈，差點被眾議員們質問得啞口無言，下不了台。偏又不敢在國會神聖之地喝令兵士，動武肇事。他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怔住了好半晌，方始嚅嚅嚅嚅的說道：

「要說……呢要說交議的手續嘛，確實是未曾完備。但若談到政府的財政困難，委實也是困難已極。本人對於大借款一事，前此並未與閣下，請諸君莫要怪我。諸君如可通融辦理，自是諸君的美意，本人唯有感激。除此以外，本人就無話可說了。」

言訖，他便匆匆下台，在眾議員的驚詫錯愕注視下出人意外的逕自離去。段祺瑞一走，武裝兵士迅即撤離。會場又陷於聚訟紛紜，羣情憤慨。有人主張立刻退回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爲二千五百萬鎊大借款一案的報備諸文，有人倡議對袁世凱、段祺瑞提出彈劾，會場秩序亂成一團。眾議



全體眾議員在眾議院門前攝影，段祺瑞代理國務總理後，首即在此答詢，被國民黨籍眾議員猛烈抨擊政府二千五百萬鎊非法大貸款案，自此段祺瑞視國會為敵。

院議長湯化龍迫不得已，只好避重就輕，以「承認大借款」和「不承認大借款」兩案提付表決。開票結果，主張承認的共五十二票，主張不承認的却有二百一十九票之多，中華民國眾議院乃將袁世凱的二千五百萬鎊大借款案整個推翻。

却是俗話有道是：「有錢能使鬼推磨」。段祺瑞代理國務總理的第五天，便在眾議院挨了猛轟，不待散會而匆匆離去，導致大借款案被壓倒性多數票所否決。然而，袁世凱却能急起直追，設法補救，他針對若干眾議員的心理弱點，施以銀彈誘惑，命袁記政府參議的統一黨籍眾議員，買通共和、民主兩黨，自此對大借款案噤若寒蟬，一語不發。再以逮捕、暗殺手段，加諸國民黨籍的仗義執言之士。儘管國民黨籍議員不屈不撓，據理力爭，巨耐袁世凱猙獰可怖的面目業已顯現，他根本就無須乎買國會的賬了。

與此同時，由於袁世凱的銀彈攻勢奏效，統一、共和、民主三小黨已合而為一，名之為進步黨，力謀對抗國會議席多數的國民黨籍參議員。再加上國民黨籍議員屢遭迫害，從此國會議員出席人數無法超過半數，任何議案都無從付之表決。國會發生不了作用，袁世凱更其毫無忌憚。

中原大戰一觸即發

段祺瑞從十七歲投軍，由一名「營哨書」當到了遜清湖廣總督、第二軍統。入民國後又出任陸軍總長，晉級上將，授勳一位，以至於國務總理，他由軍界步入政壇，順利自然，光芒萬丈。再也沒有想到，在眾議院會議席上竟會代人受過

，遭到迎頭痛擊，使他不得不虛晃一槍，落荒而逃。段祺瑞將他在眾議院尷尬狼狽一幕，視為奇恥大辱。這一位剛愎執拗，但却不失為強硬男子的北洋之虎。從此視國會有如仇敵，他對一國之最高民意機關——國會，澈底摧殘，蓄意破壞幾至不遺餘力，因而才有民國初年國會之諸多醜劇出現。例如段祺瑞號智囊，唯一心腹肱股的徐樹錚，不惜斥數千萬巨金，收買政客，培植黨羽，由安福俱樂部而安福系，進而鑄成騰笑國際，貽羞千古的安福國會，正是由於他初任國務總理，而在眾議院代人受過的那一次刺激所導致。

段祺瑞代理國務總理時，他的閣員陣容如次：
代理國務總理 段祺瑞

內務總長 由內務部次長言敦源暫代。
外交總長 陸徵祥（前任國務總理）。

陸軍總長 段祺瑞兼（蟬聯）。
海軍總長 劉冠雄（蟬聯）。

司法總長 許世英（由陸徵祥提名）。
教育總長 劉冠雄代（原總長為陸徵祥

所提名的范源濂，民國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范氏辭職，乃以劉冠雄兼代）。

交通總長 朱啓鈞
工商總長 劉揆一
農林總長 陳振先

民國二年癸丑（一九一三）的上半年，段祺瑞整軍經武，埋頭努力，很替國家做了不少的事情。例如這一年的三月十四日，他制定了中華民國的陸軍禮節，二十六日，以他的親信曾毓雋為陸軍軍需監。四月一日公佈陸軍懲罰令，三日公

佈陸軍審計現行規則，八日，公佈修正陸軍勳章令第三條等等。

段祺瑞暫代國務總理，二年五月八日，他任命盧弼署理國務院秘書長。十三日，李純加陸軍上將銜，兩天後，下令取消黃興的陸軍上將。其實，黃興早在民國元年九月七日令授黎元洪、黃興、段祺瑞為陸軍上將後，就曾一再電辭，袁世凱則一再懇切慰留，黃興從沒有支領上將的俸給，用過上將的名義，沒想到北政府忽然來了個莫名其妙的取消令，黃興固然付之一笑。不過，山雨欲來風滿樓，眼見袁世凱的毒辣手段，即將出現。癸丑二次革命，已在秣馬厲兵，劍拔弩張的階段，中原大戰，行將一觸即發了。

兼併羣雄宰制全國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段祺瑞四十九歲，春秋正富，精神抖擻，又在飛黃騰達，予取予求的當兒，混身都是幹勁，辦起事來格外的順利。跟老主子袁世凱一搭一檔，配合得天衣無縫，得心應手。北洋軍閥能夠奠立往後兼併羣雄，宰制全國為期十四五年的獨霸局面，多一半就在這一年裏打下的基礎。

中華民國開國四偉人，在當年國人的心目之中，首推國父孫中山先生，次為由國父荐以自代的袁世凱，革命健將黃興居第三位，被武昌起義革命同志硬拉出來的黎元洪名列第四。袁世凱高踞北京故宮太和殿，環顧宇內，能够跟他分庭抗禮，一較短長的，也祇有國父、黃興、黎元洪這三巨頭。

國父認為民國成立，不過粗具規模，而建設事端則千頭萬緒，他亟於振興實業，講求民生主義，使全國同胞家給人足，國家收入日見增加，因而受任全國鐵路督辦，以黃興專任開礦，希望中國在十年後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當時的若干同盟會員，在革命成功，民國肇建以後，都誤以為革命的目的已經達到，漸漸的從同盟會中分化出來，成立了「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

「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四個或大或小的政黨，開始從事政黨政治，此一現象在野心勃勃的袁世凱看來，着實是喜在心頭，正中下懷的。且讓國父孫中山先生去築路二十萬里，開國元戎黃興去開礦從事生產，同盟會化整為零，革命勢力的主流，便不足以構成對於他的威脅。聲望相掙的三巨頭，就剩下來一個坐鎮全國心臟地帶武漢的副總統兼參謀總長黎元洪。偏巧，民國元年（一九一



段祺瑞的頂頭上司，出任民國臨時總統時的袁世凱，滿面于思于思，都是白色短髭。袁氏少年白頭，二十多歲時即已滿頭華髮。

年）八月，黎元洪借刀殺人，反給袁世凱一把捉牢了小辮子，使黎元洪不但聲譽大減，而且不得不俯首貼耳，投入袁世凱的懷抱，以開國四偉人之一的崇高地位，淪為北洋系武人的附庸。元年八月十五日

，因辛亥首義卓著功勳，鼎鼎大名舉國皆知的「三武」之一張振武（其餘二武是孫武和蔣翊武），及湖北將校團團長方維，在北京城因黎元洪的一通密電：「……伏乞將振武立予正法，其隨行之方維同惡共濟，乞一律處決。」而假袁世凱之手雙雙見殺，消息傳出，輿論大譁。袁世凱正好把黎元洪的密電全文披露，黎元洪的「借刀殺人」反而變成袁世凱在「借刀殺人」了，國人認清楚了黎元洪名為忠厚實則險毒，聲望一落千丈。而且，辛亥首義同志為張振武、方維的無辜慘死義憤填膺，形成與黎元洪之間的尖銳對立，抗爭時起，湖北一省從此多事，黎元洪自此有焦頭爛額之苦，更談不上跟袁世凱爭競角逐，覬覦那太和殿裏的寶座了。

黎元洪自投羅網，袁世凱正揜髯微笑，沾沾自喜。同盟會中忽又有健者崛起，南京臨時政府時期曾任法制局長的同盟會幹事宋教仁，奉國父暨黃興之命，以同盟會聯合四小黨，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北京湖廣會館舉行中國國民黨成立大會，國父親自出席，發表演說。九月三日，國民黨七理事黃興、宋教仁、吳景濂、王寵惠、王芝祥、王人文、賈彥納爾布一致推舉國父為理事長，國父因不克長期留在北京，命宋教仁代理。元年十二月中旬開始參議院、眾議院兩院議員選舉，國民黨在眾議院五九六席中獲得二六九席，袁世凱的與黨共和黨僅獲一二〇席。參議院二七四席中國民黨獲一二三席，共和黨則獲五十五席。國民黨具壓倒性的優勢，因此，選舉揭曉之日，袁世凱便極其憂慮的告訴他的智囊楊度：

「以暴動手段奪取政權倒還容易應付，就怕他們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權，置本大總統於無權無勇之地，那才真叫厲害啊！」

殺機頓起北站行凶

袁世凱對付政敵，除了詐騙恫嚇，那就唯有金錢與利刃，他起先對宋教仁暗啗之以利，用津貼「政費」的名義，命人送他一本空白支票簿，說是：

「不論你用多少錢，只管開支票，銀行一定照付，決不會錯。」

宋教仁怎會上老袁這個當，他大義凜然，立刻將支票簿原件退回。

袁世凱一再的向宋教仁陪笑臉，熱烈握手，重重的拍拍他肩膀，承諾的說：

「未來的內閣總理一席，非公莫屬。」

但是他却附有條件，國人共同要求的「政黨內閣」、「責任內閣」一概免談。然而，事實上國民黨已經成為國會中的多數黨，宋教仁以代理黨魁的身份，勢將成為政黨內閣的國務總理。袁世凱不甘「置於無權無責之地」，從而狠下心腸，殺機頓起。

二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北站遇刺，三月二十二日凌晨四時傷重身死。三天後，由於國民黨時在上海的同志羣策羣力，協助上海租界當局破案，乃以最快的速度使宋教仁遇刺案真相大白，駭人聽聞的事實竟是——袁世凱密令他的特務頭腦，國務總理趙秉鈞在幕後主持，以國務院內務部秘書洪述祖穿針引線，交由自稱「共進

會會長」擁有一億會員的上海大流氓應桂馨負責執行。辛亥革命初期，應桂馨曾在浙江省境招搖生事，為害地方，被浙江都督朱瑞通令拿辦，後來因為黎元洪出面緩頰，方始獲免。可是應桂馨到了湖北，又勾結軍隊，橫行不法，迫使黎元洪不得不下令通緝。應桂馨在湖北又存不住身，便往投奔江蘇都督程德全，由程德全委派他為「江蘇巡查長」，也就基於這一層關係，當國父抵達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臨時大總統府有一名庶務長沈某，自稱內務大臣，招搖於外，又強拉老百姓的車馬，不付代價，被胡漢民秘書長查明屬實，送由江蘇都督莊蘊寬判處死刑，所餘庶務長一缺便由應桂馨繼任，可是應桂馨本性不改，他越來越跋扈，胡漢民會決定將他問罪處死，是國父寬大為懷，僅祇將他革職了事，再以朱卓文繼，不曾想到竟會留下了一個大禍害。

宋教仁一案迅告水落石出，查明白幕後牽線人是袁世凱、趙秉鈞、洪述祖，也是由於應桂馨在特別公堂上的供詞，引起了國民黨同志的注意。當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國父因宋教仁遇刺自日本返滬，時任江蘇都督的程德全，也由於茲事體大，親赴上海與黃興等人商議如何破案。那一天，在黃興的寓所，國父、黃興、陳英士、程德全正在商量。陳英士看過應桂馨的供詞，他問程德全道：

「應桂馨自稱江蘇巡查長，是否會由程都督委任？」

程德全當下就回答他道：

「倒是有過這麼一回事的。」

黃興在一旁詫異的問：

「程都督怎麼會委任他當巡查長的？」

程德全想了想，方始回答：

「啊，對了！那應桂馨是內務部洪騰芝，也就是洪述祖推荐的。」

洪述祖又名騰芝，小有才，專好為非作歹。早年到過台灣，犯過事，台灣巡撫劉銘傳要將他正法，被他聞風逃逸，辛亥年間他在上海，跟應桂馨混在一起。不久他到北京，唐紹儀組閣時，一度想任他為國務院秘書長，後來發現他為人不正派，便改派了魏震組。洪述祖投靠趙秉鈞，兩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趙秉鈞旋即委派他為內務部秘書，逐漸成為趙秉鈞乃至袁世凱的親信。因此，黃興從這上面一聯想，當下便若有所悟的說：

「那洪述祖是現任的內務部秘書，他跟趙秉鈞和袁總統都有關係。唔，我曉得了！這件案子的主犯，恐怕還不止一個應桂馨呢。」

程德全也連連點頭的說：

「我一定要澈底清查，以免使宋公含冤於九泉。」

為此，黃興還站了起來，向程德全一鞠躬道：

「但望都督能這樣秉公辦理，清查澈底，莫叫元凶漏網。我當代漁父（宋教仁的號）預先向你致謝。」

長江下游誓死擋住

程德全敬謹受命，他囑江蘇交涉使陳貽範致

(十) 傳瑞祺段

函各國駐滬總領事，請將全案人犯和證據解交我方審理，並且聘請洋律師德雷斯到庭辯駁，宋教仁的胞叔宋宗潤也聘請洋律師梅吉益、佑尼干代姪申冤。然而，應桂馨的繫獄係由於河南人王阿發自動報案，應桂馨曾以一千元的代價，命他暗殺宋教仁，王阿發拒絕後，應桂馨再收買山西人武士英下手行凶，武士英就在應桂馨的家中被捕，同時又搜出國務院總理趙秉鈞、內務部秘書洪述祖跟應桂馨往返函電，密電碼，鐵證如山，不容狡賴。其中如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洪述祖致函應桂馨說：

「來函已面呈總統、總理閱過，以後勿通電國務院，因智（趙秉鈞字智庵）已將密本交來，統歸兄一人經理。」

三月十三日洪述祖致應桂馨電：

「毀宋酬勳位，相度機宜，妥籌辦理。」

三月二十一日宋教仁被刺後一天，應桂馨致洪述祖的「川密」簡電：

「『匪魁』已滅，我軍無一傷亡。」

在在顯示袁世凱、趙秉鈞、洪述祖是刺宋案的幕後主凶，這些函電、密碼和其他鐵證，往後俱由國民黨同志製版公諸各報，揭發了此一民國成立以來駭人聽聞，震撼中外的陰謀暗殺巨案。

在海內外人士交相抨擊指責聲中，綽號「智多星」的袁記特務頭子趙秉鈞先就沉不住氣，他引嫌辭職，却被一代梟雄袁世凱，劈頭澆了盆冷水說：

「你越想避嫌，你的嫌疑就越重！」

因為，袁世凱是早有準備，決心跟國民黨撕破臉皮大幹一場的。當國民黨報紙義正詞嚴的直

斥袁世凱「總統殺人」，袁世凱便反咬一口，在北京製造其所謂的血光團事件，厚誣黃興為暗殺黨首領，又說：「鄂省季雨霖之謀亂，乃黃興主使」。而在袁系報紙上，以特大號標題，硬說「偉人造反」。

箭在弦上，不「會」不發，明眼人一望而知，袁世凱已經下定決心，對南用兵，派他的北洋軍，大舉南侵了。而袁世凱的甘冒天下大不韙，敢於悍然蠻幹，正在於他有個振作精神，一心一意的想使北洋勢力瀰漫全國，實行武力統一的段祺瑞。此外，則是他命趙秉鈞購住參眾兩院，向英、法、德、日、俄五國銀團，舉貸「善後大借款」二千五百萬英鎊，充作戰費。

所以，二年五月一日，趙「大哥」趙秉鈞唯恐兩罪併發，備受責難，他做賊心虛，遞個辭呈，溜到了天津。段祺瑞奉袁世凱之命代理國務總理，他所擺出來的，正是一副戰鬥內閣的姿態。實際上呢，他當時的主要任務，確也在坐鎮北京，暗底裏調兵遣將，指揮全局。

當時南北雙方的態勢，係以北方七省都督對抗南方國民黨的四都督（安徽柏文蔚、江西李烈鈞、廣東胡漢民、湖南譚延闓），但是，事實上國民黨的勢力却不僅祇在於皖贛粵湘四省，南方的浙江朱瑞、福建孫道仁、江蘇程德全，乃至四川重慶的熊克武，都是站在國民黨這一邊的，而且除了朱瑞之外，往後確實也會分別發難，起兵討袁。至於位居要衝的湖北黎元洪，則在大風暴來臨的前夕，先向袁世凱通電輸誠，他指天矢日的說：

「元洪惟知服從中央，長江下游，誓死擋住，決無瞻顧，倘渝此盟，罪在不赦。」

這麼一來，癸丑二次革命的南北之戰，就變成八省對八省了。而且南北雙方，兵力相差無幾，如非國民黨人士意見分歧，舉棋不定，這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內戰，勝負猶在未定之天。

七督聯盟披掛罵陣

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宋教仁死後的第五天，國父、黃興、陳英士、戴季陶、居正等國民黨重要人物，再度在黃興的寓所集會，商討和戰大計。席間，國父主戰最力，因為他已經覬覦袁世凱陰謀竊國，他勢將使五千年專制政治，再從他的手裏死灰復燃。因此，他釐訂了如次的兩項戰略：

一、聯絡日本，使袁世凱孤立，國父決定親自赴日接洽。

二、速戰速決，由於宋教仁被刺一案，袁世凱罪證確鑿，舉國民心激昂，正好及時利用。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直搗幽燕，擊潰袁世凱北洋軍的主力。

可是同志之間，頭一個便是黃興表示反對，他振振有詞的說：

「民國已經成立，法律非無效力，對此項問題宜保持冷靜的態度，期待正當的解決。」

當時，戴季陶會據理力爭，期期以為不可。國父也曾詰難黃興所持的理由。然而黃興却一力堅持己見，他強調的說：

「南方武力不足恃，如果發難，必將導致糜爛。」

國父又提出主張，用釜底抽薪之計，向五國銀團表示全國民意，不承認袁世凱的善後大借款二千五百萬英鎊。北洋軍沒有錢打仗，士氣一定振作不起來。却是，黃興等人極力陳詞，反覆申說，這個內戰打不得，他們提出了一十二字的解決南北之爭方案：

「宋案責成法院，借款責成議會。」

其結果，則是宋案全部人犯罪證據交上海地方檢察廳，屢傳趙秉鈞，趙秉鈞置之不理。緊接着，凶手武士英在監牢裏中毒暴卒，「死無對證」。七月二十五日，應桂馨的黨羽，乘二次革命南北戰爭，公然規獄，把應桂馨送到青島暫避，宋案不了了之。大借款案尤有代理國務總理段祺瑞，帶着武裝士兵出席議會匆匆答詢，復由袁世凱以威脅利誘手段，分化議員，使一場軒然大波，消弭於無形，鉅額戰費，也就如願以償的拿到了手。

反之，在袁世凱、段祺瑞那一方面，却恰如國父所預料的，袁段兵符在握，發號施令，遣兵調將，行動極為自由。早在四月七日，段祺瑞便通過參謀本部，下令山東都督周自齊，南京光復之役的敗將辦帥張勳，命他們暗中準備軍事，候令開拔。張勳正駐紮在津浦路北段，他奉到密令後性急了些，當天就扣留南下的客車貨車，打算及早出發。殊不知周自齊誤以為辦帥擅扣車皮，可能「造反」，他連忙派隊警戒，並且將津浦鐵路拆除了一段，阻止辦軍「南侵」。雙方前哨

居然還開了火，互有傷亡。參謀本部獲報忙打電報制止並予解釋，雙方這才明白袁世凱是要對南方國民黨用兵的。

段祺瑞的對南用兵戰略，出動了北洋系的兩支精銳，一支由第一軍軍長，袁世凱的「乾股下」段芝貴率領第二師王占元，第六師李純，擔任湖北、江西一線。第二支由第二路軍長馮國璋統率，下轄新成立的第七師雷震春、直隸第一混成旅劉詢、第五師的第十旅、和第二十師的步兵第七十九團，配合張勳的辦軍，沿津浦路南下攻打南京。五月十三日，令李純加陸軍上將銜，他是打頭陣南下的北洋軍部隊。

早在五月十五日，北洋軍開始騷擾，同時也組成了所謂的七省都督聯盟。包括直督馮國璋、陝督張鳳翽、晉督閻錫山、奉督張錫鑾、魯督周自齊、豫督張鎮芳、護理甘肅都督張炳華七人在內。聯名發表通電，詆譏黃興和贛督李烈鈞、粵督胡漢民：「不惜名譽，不愛國家，謔說橫行，甘為戎首。」

第六師李純會同毅軍統領趙倜，率部集中河南、湖北交界處的武勝關，這是沿平漢鐵路南下的一路。再派出安徽布政使倪嗣沖為安徽清鄉督辦，自河南、安徽邊境向皖督柏文蔚的防區入侵。第三步，尤其採取穿心戰術，段祺瑞派海軍中將，曾任山東警衛隊統帶、姚村陸軍幼軍學堂總辦的鄭汝成，率領臧致平的一個團，下轄海軍第一營營長魏清和，第二營營長周孝書，第三營營長高全忠等一千餘名官兵，分乘輪船，並由肇和、應瑞等艦護航，直駛上海，增援上海高昌廟

製造局。

鄭汝成率兵即將南來的消息傳到上海，由於駐上海的海軍曾經自告奮勇，要求由海道進攻天津，至此他們摩拳擦掌，決定駛往海上，迎擊鄭汝成。但是黃興不欲引起戰端，他曾加以阻止。這南北兩軍接觸的第一仗終於未能打成，鄭汝成順利進駐製造局，不數日間，上海海軍即已被袁世凱運動成熟，全部開到山東烟台。往後在二月七月十六日，陳英士被推舉為上海討袁軍總司令，他一連三次攻打製造局受挫，這是最主要的原

岑三苗子多年恩怨

當年在上海還有一個袁世凱的冤家對頭，畢生勁敵，綽號「岑三苗子」，故雲貴總督岑毓英的三少爺，廣西西林人岑春煊。庚子拳亂八國聯軍之役，慈禧、光緒出奔西安，岑春煊時任甘肅布政使，曾有勳王保駕的大功，因而獲得慈禧的倚重。同時，早在戊戌百日維新，光緒親政時期，岑春煊亦以奏對稱旨，建議頗有見地，深獲光緒的賞識。所以，他和袁世凱同樣的在光宣之交青雲直上，步步高陞，彷彿清廷的兩大柱石。然而，岑春煊清勁剛直，嫉惡如仇，他有為有守，敢作敢當，和袁世凱的作風截然相反。自此也就成為袁世凱和他纏鬥了半輩子的天字第一號政敵。

庚子拳亂後，岑春煊升授陝西巡撫、山西巡撫，他處理教案，相當得體。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五月調任廣東巡撫，七月便奉旨署理四川總督，剿撫兼施，收平了四川拳亂，很得四川

(十)傳瑞祺段

百姓的好感。次年(一九〇三)廣西土匪生變，三月，岑春煊調任兩廣總督，督辦廣西軍務，他清剿積匪，同時也整頓吏治，兩者都是雷厲風行，頗收立竿見影之效。兩廣文武官員，自廣西巡撫王之春、提督蘇元春以次，被他參劾去職的，多達一千四百餘人，真够得上稱爲鐵腕政治了。

岑春煊賞罰嚴明，能清除不法官吏，也能從招安土匪和偏僻將校之中，破格拔擢人才。例如被唐景崧、蘇元春先後招撫的陸榮廷，從一名榮字軍統領，由岑春煊提拔到總兵、提督，民國以後且被推舉爲廣西都督，總攬軍民兩政。行伍出身的龍濟光，也自偏僻陞任廣西陸路提督，民國後爲廣東護軍副使，地位僅在胡漢民、陳炯明以次。這兩名分據廣東、廣西的驍將，都是唯岑春煊之命是聽的，無形中也成爲了岑春煊的一大政治資本。

岑春煊迅速救平廣西匪患，坐鎮廣州，勵精圖治。當時正值袁世凱和慶親王奕劻深相結納，狼狽爲奸，在畿外各省厚植勢力，廣樹聲援。廣東是財富之區，對外交涉重地，奕劻早就想加以染指，礙着岑三苗子根本不買他的賬，諸多請託一概拒絕，引起奕劻和袁世凱的嫉恨，託詞中英片馬交涉，唯有岑春煊能够前往鎮撫解決，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七月，奏調他爲雲貴總督，可是岑三不上這個當，他稱病不去，告個假，到上海就醫。翌年(一九〇七)正月忽又奉旨調任四川總督，毋庸來京請訓。岑三明曉得這又是奕劻、袁世凱的陰謀，目的在於把他調得遠遠的，免得他再礙手礙腳，影響奕劻、袁世凱把持朝

政，包攬一切。岑三不理他們這一套，他拒不赴任，還從上海直赴北京，當天親見慈禧，挺身而出跟奕劻、袁世凱鬥一鬥。果然，慈禧對他寵信不衰，改調他爲郵傳部尚書。岑三立即彈劾慶親王奕劻父子二人貪庸誤國，引用非人，又參奏郵傳部左侍郎朱寶奎，使得奕劻、袁世凱大驚失色，手忙脚亂，想盡了方法要再使他外調。三月，以鎮壓革命爲詞，奏請岑春煊回任兩廣總督，岑三不幹。這時候，便由袁世凱出主意，下岑三的毒手。袁世凱曉得自從戊戌政變以後，慈禧最痛恨的便是逃到海外高唱保皇的康有爲和梁啟超。因此，他命一名工刀筆，耍無賴的蔡乃煌，利用當年猶稱新穎的攝影術，假造了一張岑春煊、康有爲、梁啟超三人合照的照片，呈交慈禧，作爲岑春煊身爲保皇黨的「鐵證」。這一招，居然把慈禧給唬住了，她又急又怒，覺得自己一向最倚重寵信的岑春煊，都會參加了康梁保皇一夥，跟她作對。一怒之下，不遑深思，便下了一道：「岑春煊久病未痊，准其開缺調理」的諭旨，讓袁世凱把岑三一悶棍打下了台來。

事後，岑三便出京赴滬，寄情醇酒婦人，呼盧喝雉。袁世凱則論功行賞，給蔡乃煌派了個頭等肥缺，上海道台，亦即蘇松大兵備道。岑三在滬上豪賭冶遊，一擲千金無吝色，即使光緒、慈禧相繼晏駕，他還是喫喝玩樂，不廢宴遊如故。這在專制時代是會遭上大不敬罪名的。於是，蔡乃煌又一次逮着了機會，寫信給租界裏的岑春煊，狠狠的罵他一頓，有云：

「身在江湖，心依魏闕，必效陶公之運甕，

丑歸謝傅之圍棋？沉國恤方新，人言可畏！……」

其中「必效陶公之運甕」是一語雙關的，因爲陶侃曾在廣州運甕習勤，他生平最恨喝酒和賭博，常說賭博是「收猪奴戲」。——岑春煊挨了聲名狼藉，「傾險人也」蔡乃煌的一頓罵，偏還拿他沒法，只有收鬚子瞪眼的份，他跟袁世凱的怨，也就越結越深。

川路風潮東山再起

辛亥(一九一一)五月，川鄂湘粵四省起了爭路風潮，川胞反對鐵路國有政策，羣情激昂，紛起抗爭。他們成立了保路同志會，推選蕭湘到北京去聯絡四省京官，合組鐵路聯合會反對鐵路收歸國有，使四省百姓血本無歸。蕭湘入京後，到慶親王府哭訴，奕劻置之不理，攔住攝政王載灃的大轎哀哀上告，又觸怒了這位宣統皇帝的親爸爸，下令將他遞解回籍。路過武昌，被鄂督瑞澂扣押。川胞因而大憤，七月初一成都全城罷市罷課，遊行抗議。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這便是四川首揭義旗，全省光復的前奏。清廷一面派督辦粵漢川鐵路大臣端方率兵入川勦辦，一面由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力保岑春煊爲四川總督，辦理勦辦事宜，岑春煊又告東山再起。

岑春煊奉旨後，當天就電奏清廷，提出「川事」治本治標二策。治本，他主張清廷應向川民宣布德意，並將老百姓的股款一律發還。治標，他順應川胞的一致要求，把川胞盛責出賣四川的川路駐宜昌經理李稷勳撤換，使川胞無所藉口。

可是他的此一奏摺，經發交郵傳部議奏，就此沒了下文。岑春煊在上海左等右等不得消息，而川路風潮又越來越趨擴大。勇於任事的岑春煊，便入川赴任之前，先插手其間，他電令川中文武官員，措詞嚴厲的說：「自電到後，地方人民，非實行倡亂，不得妄捕。其已捕者，應量予保釋。即情節尤重，必不可原，只許暫拘，候春煊到判決，不得擅殺！」

同時，他情詞扼摯的寫了如下一封「告川中父老書」，並且迅予揭佈：

「春煊與吾蜀父老子弟別九年矣，乃者，丁此不幸之事，使春煊再與吾父老子弟相見，引頸西望，不知淚之何從？春煊衰病侵染，久無志用世。然念及蜀事糜爛，吾父老子弟，正顛連困苦之中，不能不投袂而起。是以朝奉命，匍匐奔赴，第蜀滬相距六千里之遙，斷非旦夕可至。郵電阻塞，傳同異辭，苟不為耳目之聞見，何能遽加斷決？今與父老子弟約，自得此電之日始，士農工賈，各歸本業。其一切未決事，春煊一至，即進爾父老子弟於庭，開誠布公。父老子弟苟有不能自白於朝廷之苦衷，但屬事理可行，無論若何艱巨，皆當委曲上陳，必得當而後已。倘有已往冤抑，亦必力任伸雪，無所瞻徇，父老子弟，敬聽吾言！」

岑春煊的治本治標二策誠然對症下藥，這封告川中父老書尤其寫得好。爭路川胞反對清廷，力抗川中清吏，民情激憤，熱血沸騰，都已經演變成實際革命行動了。就憑岑三一出面，掬衷進一言，居然能使七千萬川胞勉抑憤恚，平心靜氣

，局勢漸趨緩和。這不僅是一項奇跡，同時也可以說明岑三在舉國同胞中的聲望，一言而為天下重，確實不是袁世凱之流所可比擬的。川胞爭路風潮，原可就此迎刃而解，順利了結。然而，當空手赤拳的岑春煊八月初自上海啓程，到達武昌，他再三的向清廷清兵要錢，先前百依百順，那時節却十中難以獲准一二。原來，川省清吏都在駭怕岑三苗子的明辨是非，施展鐵腕，惟恐他一到任，幫着百姓申冤，做過虧心事的，那就脫不了身了。因此他們紛紛的託人在北京活動，阻止岑春煊入川，說什麼四川同胞只知道有岑春煊而不知有朝廷。時值慶親王奕劻出任清廷內閣總理大臣，雙方早為政敵，自不會對岑春煊加以支持

，於是岑春煊便滯留武漢遲遲不能成行。其後甚至負氣託病，住在漢口不走。

四川同胞苦盼望岑春煊，等他不到，轉而急躁，川中局勢又度宣告緊張，爭路風潮迅即蔓延全省。載澤、盛宣懷眼看大勢不妙，只好急來抱佛脚，不但採用岑春煊的治本之策，宣佈四省路股一律按十成發還，尙且承認一應短虧倒欠，俱由郵傳部負責。然而，為時晚矣，七月十四日，川督趙爾豐下令開機關鎗，濫殺請願民衆，終於激起川變，各地民衆紛揭義旗，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十月初二重慶獨立，初七成都光復，趙爾豐不久即被革命軍處死。岑春煊則在武昌起義的第二天，八月二十日折返上海，電辭川督之命。(未完)

中外文庫 第五種 中外人物專輯

王培堯等著

第三輯 最新出版 定價拾捌元

中外人物專輯第三輯目錄

王培堯：「辛亥英烈吳祿貞」 裴軫：「江山奇才戴雨農」 康僑：「達賴喇嘛的故事」 「班禪喇嘛的故事」 喬家才：「戴笠將軍策反奇勳」 鈕先銘：「布衣王侯頭山滿」 馮永材：「慈禧與榮祿」 易恕孜：「三湘儒將何鍵」 趙淑敏：「陳之邁名園驚艷」 「楊慎黃峨鶴蝶情」